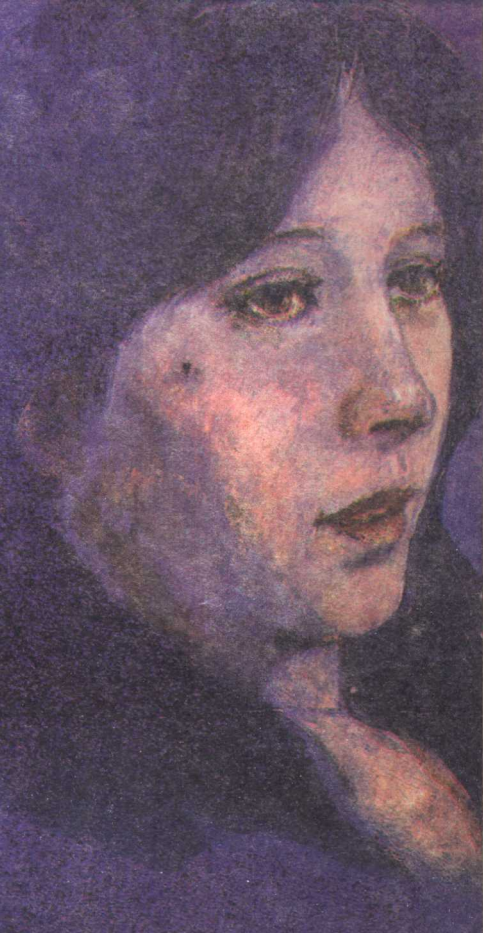


● 王 霆 钧 著



0020616



美人痣

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554319



2 033 8107 2

美人痣

王霆钧 著

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1990·哈尔滨

6012.109



2 033 8107 2

责任编辑：李天明

封面设计：王向群

美人痣
Mei ren Zhi

王霆钧 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
(哈尔滨市道外公浴街10号)
哈尔滨外文印刷厂印刷
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·张印9·插页1·字数200,000

1990年11月第1版 1990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4,000

ISBN7—5317—0455—2/I·456 定价4.30元

目 录

美人痣·····	(1)
鼠洞 ·····	(44)
爱人应该是这样的·····	(89)
她与海鸥同舞·····	(142)
花街上的哑巴·····	(174)
老夫少妻的故事·····	(208)
烟荷包·····	(246)

美人痣

她没象《望乡》中的阿崎婆那样闭口不谈自己的卖笑经历，她很爽快地告诉我：

我是……

通信员小葛一直把我送到村东头小桥上，指着白桦树中的一幢砖房告诉我：“那房东屋，就是洪冷家。”

洪冷是我这次要采访的老太太。她年轻时曾当过几年妓女。这是县里唯一尚在人世的老妓女了。我一听说就动了要采访她的念头。这原因是不言而喻的。妓女，我在文学作品中读过，在影视屏幕上看过，可毕竟是经过作者艺术加工了的人物形象。真实的妓女是什么样子？不但四十岁的我没见过，五十多岁的人也未必见过。采访这样的人物，写一写她们，让人们知道她们的悲苦，了解旧中国的黑暗我想还是必要的吧！

下了松木绑扎的桥，我忽然想到了日本电影《望乡》中的圭子和阿崎婆。圭子是女记者，想采访阿崎婆，阿崎婆却不肯讲述那一段令她心碎的往事。洪冷能讲吗？何况要听她讲的又是一位男人。

我曾在漠河老金沟——昔日被称做胭脂沟的金矿踏查过妓女坟。荒草掩映，败叶铺盖的山坡上，有多少没有墓碑的坟墓？一丘丘，被风雨削平了；一洞洞，被掘墓者挖空了。她们年纪轻轻被拐骗而来，操皮肉生涯，做卖笑生意。那些闯关东

的淘金汉子，白天在碛里忙碌。一星半点地砂里淘金；晚上到她们身体上发泄过剩的精力。用一天或大半天的劳累换取片刻的销魂欢愉。啊，淘金是用水的。可那是水吗？那是妓女们的眼泪呀！她们活着要用花名；死了，也没人为她们刻下墓碑。她们甘愿象一片树叶，象一根青草，象一朵不知名的小花那样，春天，悄悄地发芽；秋日，默默地枯萎，最后化成尘土。

我理解阿崎婆。心头的创伤不易平复。哪一个人肯刚刚结上疤痕又揭去呢？我估计洪冷老人——我不该叫她洪冷。她自己的名字叫何素花，嫁给李大爷后，该叫她李大娘。她应该象普通妇女一样享受正常的称呼。——李大娘不会给我讲那一段耻辱的经历的。她甚至对来人来访她都不欢迎，也不想让人知道。

“小葛，你忙你的去吧。我自己到李大娘家。”我从小葛手中接过旅行包，想趁人不注意，悄悄地进到李家。

“还是我送你去吧。”

“不了。”

我坚持没让小葛送，径直走向围着柞木杆子的小院。站在院门外我伫立片刻。院里，一群芦花鸡正在啄食。一位瘦削的老妇人低头撒苞米粒。鸡们不停地啄着，还咕咕的叫着，仿佛是在感谢主人的馈赠。老妇人呢，脸上漾着温和慈祥的笑，好象她喂的不是一群鸡而是一帮孩子。倘若她当初不当妓女，她今日早已子孙满堂了。

我拉开院门，吱扭一声。老人听见门响，抬头看我并迎我走来。手里端着苞米粒的瓷碗。象早就熟识她似的，我亲切地叫了一声：“李大娘。”

她打量着我。强烈的阳光使她不得不眯着早已昏花的老眼。那神态显然是在琢磨，叫得这么亲，是谁呢？她背稍稍有些驼，女人中的中等个。齐颈短发已经花白。脸膛呈健康的酱色。眼角处是皱褶的印痕，一笑起来想必满面菊花。

“同志从哪儿来呀？”她断定我是初来乍到的生人。脸上的菊花没开，反倒在水里看出了警惕的闪光。

“从省里来。”我不等老人让，自己向屋里走去。我觉得要想从她嘴里掏出我要听的，恐怕得象圭子那样在这磨下去。今晚我一定在这住了。

李家占了这幢砖房的东头两间。一进门是灶间，再进一个才是卧室兼客室。靠北墙是一铺炕，糊着刷了桐油的炕纸。南窗下是一张八仙桌，两个凳子放在西边。我把旅行包放在桌上。打量着屋子的摆设，从衣兜里掏出记者证，递给老人。

“大娘，我是《妇女报》的特邀记者。”我挖空心思地斟酌字句，唯恐哪句话说得不妥当，惹她生气，断了我采访的念头。

“我不认字。”老妇人不接记者证。“你该先到乡里。”

“我到乡里了，见到了汪书记。他派通信员小葛送我来。”

“小葛咋没来？”

“我让他忙别的去了。大娘，大爷不在家？”我尽量想通过家常话来靠近她。让她打开封闭的心灵的闸门。

“他铲地去了。”老妇人一直站在八仙桌旁，手抹着桌边，不为我倒水，也不为我递烟，眼睛警觉地注视着我。我想，从乡来时，给她买几斤糕点的什么的好了。礼物往桌上一放，她大约不会这么看我了。

“大娘，你坐呀！”

“同志，你瞅我这家，埋里埋汰。烧火，炕又倒烟。我跟你到乡里去，你想知道啥，到那儿谈。”

我一看要糟。说是到乡里谈，不过是我推出去的借口罢了。真要想谈，在家里不是比乡里都随便吗？看来采访要告吹。老妇人弯腰拎起我的旅行包要送我走了。我忙说：

“大娘，在你家谈挺好的。你家也不埋汰。到乡里有三四里地，你别累着。”

不是为了讨好老妇人才恭维她。她家里的确收拾得整洁干净。被垛放在炕头柜子上，蒙着被单，炕上一个烟筐箩，炕头卧着一只猫。地上连口痰迹都没有。老人是爱清洁的。可老妇人并不听我的，执意要去，我又不能赖着不走，只好跟着出了屋子。

恰好，小葛进了院子，见我们这样便明白了几分。却故意问：“这么快就谈完了？”

“小葛，大娘有点信不过我。”

小葛笑了，说：

“我说要送你进屋，你不让，我就知道她信不着你。边境居民警惕性可高呢。这些天公安局在追捕‘三张’乡政府下通知了，碰上生人要向政府报告。”

我也笑了。看来大娘把我当成被追捕的逃犯了。

大娘瞅着小葛也笑了：

“小葛，你领家来我不就放心了。”

这一来，李大娘可热情了。她把我和小葛让进屋里，递过烟筐箩，提起铁皮暖水瓶为我们倒了两杯水。这一切是为了补偿刚才对我的冷淡吧？

小葛看着屋里的摆设告诉我，李大娘老两口是乡里的五保户。去年发大水，村里被淹了，房倒屋塌，庄稼颗粒未收。政府拨款为村民盖了新房。这才迁入新居不久。李大娘笑咪咪地听小葛说。看来老妇人的晚年生活是幸福的。

小葛说的这些，我在乡里就听说了。我想了解的是李大娘的过去。小葛明白我的心思，说声：“李大娘，你们唠吧！”起身走了。

如何提起话头呢？我想着，李大娘回来了。坐在凳子上，用一条报纸卷着烟。烟末子发出呛人的辣味。我不抽烟，为了想出适当的话头，也为了使李大娘感到我这个人挺随和的，便也笨拙地卷着烟。

我瞭眼看一眼李大娘。她啾着手中卷好的烟，脸上的笑消失了。面容是平静的，但我发现她的手有些抖，烟末从漏斗型烟卷的末梢漏下来。她一定明白我找她的目的。她在思考。在犹豫向不向我讲述她年轻时难堪的痛苦的遭遇呢？世上五行八做、三教九流，哪行哪业都不难说出口，唯有她在旧社会从事的那一行羞于启齿。李大娘，真难为你了。

我正想着一套话，说她那段经历是旧社会逼的；讲出那段事对今天的青年人认清旧社会的本质有何重大的意义。还没等我动员她，她说话了：

我知道你找我，就是想了解那一段的。是就是。不是就不是。我是当过花界女……”

我看见，老妇人的眼里闪过两个泪花……

于是，她开始讲了，声调平缓……

面目和善的舅母是我最恨的人。刚刚走出狼窝便又进了虎

穴，我那时傻透腔了……

我走到那一步，不怪别人，不恨别人，只怪舅母婆。我现在都恨她。

那年我十八岁。结婚两年，汉子死了。他比我小两岁，有病。现在也说不出那是什么病，浑身长疮，不断地流脓。他死了，婆婆说是我妨的。你看我两道眉中不是有个高粱米粒大的痣吗？现在越长越浅了，不特意看都看不出来。年轻时那痣可打眼了。我大姨说这是美人痣。就这个美人痣可把我害苦了。嫁到婆家，婆婆看不上我眉心的美人痣。汉子一死，她更有话说了。说我是扫帚星。说那个痣犯忌，三天两头打我。条帚疙瘩是用铁丝捆绑的，铁丝接头都露在外面，鼓鼓着。婆婆一天不对心思，抓起条帚疙瘩就打我。”铁丝尖头象针似的打进肉里，一带就带起一条肉来，血哗哗地淌。她还拿锥子扎我脑门上的痣，咬牙切齿地叨叨：“你这个扫帚星，妨死了汉子，留着你有什么用？”留着没用还不让我走。我死了三回都没死了啊！

这一天，婆婆又狠狠地打我一顿，打得屁股都不能沾炕。好心的舅母婆来劝我来了。每次挨打都是她劝我。我觉着婆家只有这个舅母婆是好人。

“素花，别哭了。舅母领你串个门去。”

舅母婆坐在我身边，骨节粗大的手摸着我的脑袋。

“到哪儿？”

“到了就知道了。”

我想，跟舅母婆出去溜溜达达也好，省着婆婆一不顺心，又抡条帚疙瘩打我。我起了炕，跟舅母婆走了，一瘸一瘸，裤

子磨着伤处直疼。

舅母婆四十多岁，个子和我差不多，慈眉善目的，一笑两酒窝。我不知道她领我去哪儿。也没多个心眼儿防着她。土泥人，心实。

傍晚后晌，我跟舅母婆到了市里。我家在乡下，娘家婆家都是乡下人。头一回进城。只觉眼睛不够使了。街两边是一排一排的楼，门上挂着花花绿绿的幌子。好多姑娘媳妇穿着好看的衣裳站在门口，她们都抹着黑眉毛，涂了红嘴唇。这是唱戏的吧？舅母婆要领我看戏吗？自从来到这个世界上还没看过戏呢。舅母婆真是好人。

舅母婆领我走进一座二层小楼里。我头一回看见这么干净的地方。涂着红漆的地板比我家的柜面都亮堂。我不敢走了，生怕鞋底踩埋汰了，脚抬起来不知往哪儿撂，直到舅母婆说：“走啊，真是井里的蛤蟆没见过大天。”我这才惶恐地迈着小碎步跟上她。

在一间屋子里，舅母婆把我引荐给一个五十来岁的女人。

“素花，这就是你姨。”

姨？我大姨不是早死了吗？怎么又出来一个姨？这个姨怎么没在我妈活着的时候上我们家串串门？好象我妈没说过，我妈只姐妹俩呀。我心里直划魂儿，怯怯地扫一眼“姨”。她长得胖胖的，一脸横肉。不知为什么，我有点怕她。这个姨好象也没见过我，眼睛象刀子似的盯着我。

“叫姨呀！”舅母婆说。

“姨，”我小声叫了一声，低下了头，心想：这是来串门吗？好象相亲似的。

“在这儿坐一会儿，我让人给倒水喝。”姨说着，出去

了，舅母婆媚笑着退出去了。

我只好坐在屋里等，想着刚才这事，心里七上八下地不安分。挺怪呀。姨的口音和妈、大姨都不一样，不是此地人。哪的人？从哪枝子攀亲论上的姨？

门吱一声，进来个小姑娘，端着茶盘。把一杯水放在我面前的桌子上，出去了。我不渴，没动。心里在琢磨着这个姨。

不一会儿，舅母婆回来了，满脸皱纹的脸挂着笑，好象捡到了金元宝。手里拿着一张毛头纸，上面写着毛笔字。姨没来。

“素花，”舅母婆喜滋滋地说：“你这个姨心眼儿真好。她说了，在这给你找间房子住下，省得回去老挨婆婆打。”

一听说能离开狠心的婆婆，立时感到浑身轻松。结婚两年。少说有一年是在眼泪里过日子。男人没死，还能陪我掉掉眼泪，男人一死有泪也得往肚子里咽。那个家，我巴不得早点离开，离得越远越好。

舅母婆知道我这心理。她把那张毛头纸递给我。我看了一眼，不懂。没念过书，睁眼瞎。上面写的啥，不知道。也没让舅母婆给说说，象只傻乎乎的羊羔让人牵着走。

“素花，你姨说了，你在这上面划个押，这间房子归你住了。”

你说我有多傻！当时只想离开婆家，根本没往坏道上想。跟着舅母婆还有亏吃吗？我真傻透了。舅母婆打开印泥盒，我把手指头伸进去蘸上红红的油泥，在毛头纸上按了个椭圆型的手指印，又捧起来嚼着嘴唇吹了几口气，把印油泥吹干了才交给舅母婆。我心想：这下可好了，有地方住了，不受婆婆气

了，离开那个狼窝了。谁知道……嗨！

“素花，你先在这坐着。”舅母婆拿着毛头纸出去了。临走还朝我笑。我想：舅母婆待我可真好。

“舅母，你可快回来呀。”

“送去就来。我得给你做几天伴呀。”

我傻呵呵地等着舅母，直等到天黑日头落，也没见到她的影儿。我急了，出去找，在门口碰上了我的“姨”

“姨，我舅母呢？”

“走了。”

“走了？她说给我做伴呀。”

姨笑了，笑得很怪。“给你做伴儿？没看看这是什么地方？”

“什么地方？”

“窑子！”

“窑子？”我不明白，问：“什么窑子？”

“窑子就是窑子。”

“烧砖烧瓦？”

我决不是装糊涂，当时我真不知道什么是窑子。不要说没见过，都没听说过。乡下有砖窑，我还以为是那个烧砖烧瓦的。可我从姨的言语中听出，窑子不是什么好地方。

“不烧砖也不烧瓦，就是窑子。”

姨说完，转身出去了。我万万没料到，刚刚走出狼窝，又被引进虎穴。领我走这一步的人恰恰是我认为待我最好的人。狠心的舅母婆呀……

入了花界，得了花名。我的花名叫红冷。走在老牛圈的路

上，我象一头任人打、任人杀的母牛。

我明白这是上了舅外婆的当了。又恨又气。哑巴吃黄连，有苦说不出。没别的办法，一个人哗哗淌眼泪。别的姐妹都去睡觉了，我还坐着不动，谁召唤我也不动。后来，“姨”来了，站在门口，两手掐腰，挂着霜的脸板得象一块铁。我象没娘的孩子见到了亲人，可怜巴巴地叫了一声：

“姨——”满心希望姨能说几句热心话安慰安慰我。不料，姨不等我再说别的，尖着嗓门说：

“以后不要叫姨，叫娘。你呢，也不叫何素花，要叫洪泠！”

我不叫洪泠。我叫何素花。我爹我妈给起的名字，我不改！”

“姨”嘴角微微一挑，露出一丝冷笑，两眼盯着我，一步步朝我逼来。第一次见面时，我还有些怕她，现在也忘了害怕了，紧紧地迎着她的目光盯着她。她的目光是剑，我的目光是刀。她走近我，抡起巴掌，左右开弓，打了我几个嘴巴子。手真狠啊！直打得我腮帮发麻，眼冒金花。

“你，你凭什么打我？”

“凭什么，就凭这个！”她又打了我一个嘴巴，“告诉你，卖到我这，我就是你娘。”

“我没卖！”

“没卖，谁按的手印？！”

我这才明白，舅外婆拿的毛头纸是我的卖身契。“姨”那么死死地端详我，是在掂量买下我会不会亏了本。那年虽说结婚两年了，但没生育过，身材还是挺苗条的；脸盘也端正，再

配上那颗痣，长相是挺打人的。对了，“姨”当时的目光盯着那颗痣看了好半天。

“走！她不睡就让她坐一宿。看我有法子治她没有。”

“姨”说完，走了。劝我的姐妹也走了。我感到委屈，越想越难受，忍不住又呜呜地哭了起来。一边哭一犯抱怨。妈和大姨死得早。要是她们活着，我就嫁给表哥刘连升了，也不会走这一步。表哥，你在哪儿？你知道我在想你吗？你知道我在受罪吗？我还抱怨爹，若不是娶了后娘，我也不能十六岁就结婚，嫁给一个比我还小两岁的病孩子。我的命咋这么苦啊？！

“好妹妹，别哭了。”

谁的声音这么亲切？抬起泪眼，我看见一位四十来岁的女人。我还不认识她，但是她善良的目光里看出她是位好心的人。她坐到我身边，手摸着我的肩膀，陪我叹口气，说：

“哭也没用。我和你一样，十五岁就让人家卖到这儿啦。女人的命该着受苦。忍着吧。哭坏了身子还不是自个儿遭罪？”

我觉得她说得挺对心思，便止住哭，用手抹抹眼睛，问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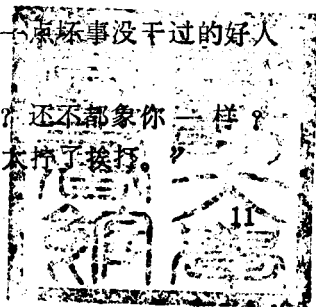
“大姐，这是啥地方？”

大姐叹口气，说：

“这么说吧。好女人不在这，好男人不干这买卖，也不到这逛荡。”

“大姐，你不是好女人吗？我可是一点坏事没干过的好人啊。是该死的舅母婆把我胡弄来的。”

“到这来的姐妹，哪个是自愿来的？还不都象你一样？嗨，不说这了，睡觉吧。以后别太拧，太拧了挨打。”



她见我不哭了，朝我笑一下，出去了。我衣裳也没脱，躺下睡觉了。脑子乱糟糟的，睡不着，直到天快亮时才迷糊一觉。觉得刚合上眼，“姝”——她又让我叫娘，把我叫醒了。梳洗过，领我见过众姐妹。我看见，昨晚安慰过我的善良的大姐也在这。

“这是大姐洪洁，”娘介绍说。

我叫了一声：“大姐。”

娘又说：“好好跟着大姐学唱，听着没有？”

“嗯，”我应了一声。娘走了。从此，我跟大姐学唱戏。四十岁的大姐在窑子里过了二十五年卖笑日子。窑姐儿一到这年纪，人老珠黄，不能赚钱了，一般早就转卖了。大姐有条好嗓子，别看没念过书，可能唱好多戏，京戏、评戏、大鼓、落子。样样都能唱几口。连戏院子的名角都服她三分。娘不让她走。不能接客让她教唱，调教好新来的女孩子，不是照样赚钱吗？这些都是后来听姐妹们说的。

“洪冷”大姐叫我。

“大姐，我不叫洪冷，我叫何素花。”

“傻妹子，洪冷是花名。女人一到这，都得起个花名。”

“我不要花名……”

“妹子，你还不知道吗？女人一到这，就不是人了。真名叫出去，说谁谁家的姑娘谁谁进窑子了，爹妈都跟着臊得慌。”

“大姐，什么是窑子？”

“你真不知道？”

“知道还问你吗？”

我以为她要告诉我了，不料她却说：

“慢慢就知道了。”

她不愿说。后来我才明白，大姐不忍心告诉我。可我当时不懂，越不告诉我，我越想知道。不要说我，连半大孩子都是这样。这条巷子街叫平康里，也叫老牛圈。人有外号，街也有。孩子不明白问：“爹，平康里咋叫老牛圈呀？”“别问了！老牛圈不准去！上学也不准从那儿走！”越是不让去，他偏到那儿瞅瞅。这儿一来，谁都知道老牛圈就是窑子街了，也有叫花街的。

“大姐，”我又问了，“在这就光唱戏吗？”

“又不是戏院子，哪能光唱戏。别问了，好好学唱吧。”

这么着我跟大姐学了一两个月。天天早上起来溜嗓子。大姐除了教唱还教弹琴。我看一天天有吃有穿，吃大米饭，穿绫罗绸缎，不干活光学戏，也就挺上心的。娘——外面人叫她老鸽子；我们当面叫娘，背后叫掌班儿的——也不打不骂了。

有一天，我正练习弹琵琶，听见一阵委婉凄凉的新调。循声看去，大姐对着窗户低声唱着。我觉得这调真好听，那词儿也挺对心思。大姐咋不教这个歌呢？

皓月呀当头，
妹我坐青楼，
自思又自叹，
一阵一阵好悲秋……

我走过去，用手碰一下大姐。

“大姐唱什么呢这么好听？”

大姐唱得十分动情。听我说，连忙住了口，左右张望一下，见没别人才放下心来。那样子好象做了什么不好的事。我看见她的眼里蒙着一层泪。她掩饰着，说：

“没唱什么。”